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常宗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王常宗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王常宗集四卷補遺一卷續補遺一卷明王彛撰彛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仕元為崑山教授遂遷嘉定洪武初以布衣召修元史賜金幣遣還尋遷入翰林以母老乞歸養自號嬀蜼子後以魏觀上梁文

事與高啟併誅明史文苑傳附載趙壎傳中其集本名三近齋稿宏治中都穆編為文三卷詩一卷劉廷瑋浦杲又輯補遺一卷今世所傳鈔本又有續補遺一卷不知何人所輯考其體格與全集相類似非贋作也王士禎香祖筆記曰王徵士集都少卿元敬編元敬稱其古文明暢英發又或以為吳中四傑之一以常宗代張來儀者今觀其詩歌行擬李

賀溫庭筠墮入惡道餘體亦不能佳安能與高楊相頡頏乎云云案彝之學出天台孟夢恂夢恂之學出婺州金履祥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派故持論過嚴或激而至於已甚集中文妖一篇為楊維楨而作者曰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俄而為女婦而世之男子惑焉則見其黛綠朱白柔曼傾衍之容無乎不至雖然以為人也則非人以為婦女也則非

婦女而有空家之道焉此狐之所以妖也浙之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詞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奄然以自媚宜乎世之爲男子者之惑之也云云其言矯枉過直而詬厲亦復傷雅雖石介作怪說以詆楊億不至於是士禎所云或亦有激而報之乎然其文大致淳謹詩亦尚不失風格雖不足以勝張

羽必以為一無可取則又太過香祖筆記成於士禎晚年詆訶過厲時復有之固未可據為定論矣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王常宗集目録　　別集類五　明

卷一

碑銘

記

卷二
序

補遺

續補遺

跋張貞居自書帖

跋張旭春草帖

王常宗集原序

洪武史臣嘉定王先生常宗有遺文一編穆鄉嘗校定釐為四卷藏之篋笥者二十年矣劉君子珍世居嘉定好古博雅謂是集為里中故物刻梓以傳而俾穆序之惟吳為東南文獻之地自漢唐以來名人魁士踵武相望至我朝洪武而益盛蓋當是時脩元史者三十有二人皆極天下之選而出於吳者高季迪氏謝玄懿氏杜彥正氏傅則民氏而先生與焉先生之文精嚴縝密明

暢英發不為訣辭浪語以逐世好要之根據乎六經出入乎諸子百氏而其識見之卓論議之妙求之當時已不多得而况遺之百數十年之遠其可以弗傳耶夫文者氣之靈秀天不能自言也故以之而畀於人人惟其君子也故得之而吐于辭世之小夫鄙生非無言也大率卑庸荒怪偏曲支離而不足取固無望於文矣是知文者所以洩乎靈秀而鬼神之甚秘也獨不見夫古之人乎富貴福澤往往得之而能文之士代不數輩或其

人流離痛憤阨窮饑凍而文辭始工此可以識造化之微矣先生少貧嘗讀書天台山中師事孟長文氏長文盖蘭谿金文安公弟子故先生之學遠有端緒若文則其所自得者為多而未嘗苟同於人初會稽楊維禎以文雄一時吳越諸生多歸之者先生獨目為文妖作文詆之凡數百言繆於是又有以驗先生之學之正推是心也豈希寵盜名以徼一時之利者哉是以史成而歸身猶布衣而惟以讀書奉母為事嗚呼若先生者匪徒

能言實允蹈之而足為鄉邦之重者也先生名彝其先蜀人父東軒公嘗教授崑山州學以卒嘉定崑山之接壤也故先生遂為嘉定人云都穆序

王常宗集卷一

明 王彝 撰

碑銘

蘇州重修孔子廟學碑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令弗肅上下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楹傾欹丹堊翳眛若不支旦暮者公顧瞻良久愀然弗寧乃登僚宰縣令丞暨尚義之士咸集乎庭喟然嘆曰皇帝以神武定四海

即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郡邑使選弟子貟講肄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令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帝意余先捐俸為倡爾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穹殿邃廊虔恭奉明禋靈星門神道廳綠其役為㝡殷吴江葛德潤爾其葺之倫堂有嚴兩廡相向挾以六齋以通於前門吴江甯璇汝其修之亭號采芹下臨康衢來游來歌多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甃之公言未已吴江令許茂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庚曰曹德曰沈

璇曰姚蒙曰莫禮曰陳景曰朱士能曰葛彥祥頗有意乎詩書尊經之閣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湢橋梁之屬茂率其承之長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為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于閣者當諭羣闔各賦金俾里耆唐晟視其役馬公大悅惟周垣四千八百尺未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傾助而吳縣長貳驩然趨功役邑夫畚歛土繩繩而來事因大集始事於洪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十一月如翬斯飛如雲斯凝如

濤斯蕩深沈而潔清宏麗而靚密一還承平舊觀公率其屬執豆籩具餔醢以成功告觀者如堵墻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蹂踐為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授貢頡之既宣力於始終復使訓導張由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擇南園之地奏請於朝而建是學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

人發不可企及之歎自時厥後雖守有賢愚而學之興
廢靡常而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
逢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
興學之志不下扵范公者也則夫坐臯比而談經藝者
其必將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者知駸駸而盛矣茍不
務出此而摘英搴華為譁世職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
請以是刻諸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勗哉公
名觀字杞山通周易為人洞達無凝滯如八窓玲瓏見

義而獨為雖千萬人不可遏所至輒烈烈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衡推官趙霖經歷李亨知事王德源照磨吳佐皆號一時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其吳縣長貳則曾黼杜德昌丁彬督其役夫而責其成者又閭師滕德進與黃文貴劉立陳茂金源黃廷玉也碑為修學作前代興造各自有記皆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以文體而不詭其詳焉系之以詩曰姑胥之墟有川淲淲折趨南園匯而東流靈氣中啓煥爛弗收自非聖師

疇叶其休惟昔哲人出綰郡章乃構學宫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宫將將拾佩洋洋來翱來翔盛衰相仍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榮穿矧丁艱虞烽火相連誰一舉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叶 撓搶歛翳奎壁吐芒睠我魏公來蒞大邦屡形於言我敢怠遑既率郡封復登僚佐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曽不一期厥功孔昭化此朽腐欝為岧嶤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彛匪孝曷為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

何法孝與忠二者無媿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同
史官勒辭用昭無窮

鄉飲酒碑銘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為千萬
世計惟鄉飲酒繇近代以還廢之有講洪武五年始詔
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而讀律焉其時江夏魏公
實守蘇州奉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能宣上德
意是以明年復參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教授貢穎之

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校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菜先聖先師以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于郡學其大賓為前進士魏俊民介為先聖五十四世孫思賙僎為推官王芳三賓為范廷徵衆賓為邵允禮錢瓊等十有一人次僎為知吴縣事曾鼒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由司平以滕權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主老人曰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曰吴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

行坐有禮老人而得其人又如此然後皆列坐八十以上者十有三人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七人五十立而聽政役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有八人主賔僎介之贊相爵尊豆籩俎洗之執事者皆具又别為教授位而吴縣教諭徐鼎崑山教諭陳圭次之訓導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以侍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某侍其父玉皆降西北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貟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

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人表升降揖拜竟日無惓而其子子槃侍立進趨中度扵是化明樂和衆以大恱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今天子神聖援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婁門之郊再拜以餞都之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為幸見且曰公扵人之父兄也如父兄然吾扵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知公之政與孝與弟者

盖易易然也且老人者生宋景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
聖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
公誰能表之彝也居公之野矣病癈得扶曳以觀焉盖
曠世之遭也故為銘其堂下碑曰
於維皇王正此方夏爰釋戎衣有事郊社祀享會朝禮
作樂造叶神人既和及鄉飲酒維鄉飲酒萬方攸同俾
孝與弟載臻時雍顯顯魏公牧我蘇人公有旨酒樂我
嘉賓嘉賓戾止以僎以介公在泮宮賓至則拜出祖東

壁羞自東房玄酒于尊房戶是當有勺有勺實彼爵矣
再拜稽首獻且酢矣吹笙鼓琴而瑟而簫(叶)而閒以歌
厥音猶猶有黃其髮鮐背兒齒百有十歲眉壽昌已公
拜而饋寔猶父兄(叶)何以將之篚有玄黃賓既樂只言
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
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咈哉天子明聖天子萬年畜爾子
姓猗嗟蘇人今復爾古我作歌詩以告來世

記

蘇州府孔子廟南門記

孔子不有其位而其道使萬世帝王因之而不革葢孔子者帝王百世者也故自唐王祀孔子而孔子廟擬諸王者歷世弗以為泰今天子大祀典禮凡海岳百神之追尊帝王者皆復古號唯扵孔子之道謂非有功一方一時者然而大成至聖文宣巍然獨建使百神無與為並葢雖有所仍而尊之之意乃有加焉然近世郡縣之學恒與廟混殊不知古者有學無廟而其學天子辟雍

諸侯頖宫焉爾今郡縣有孔廟夫既擬諸王者顧乃以學附焉殆非古頖宫之制頖宫以為學而廟則寓焉又非今之所謂王祀孔子者惟蘇州學左復别有廟則以擬王者而靈星門南不十數步即畫扵鄰垣扵是曲而之東以趨通衢而欝塞翳昧與南面向明而王道之無偏焉者大弗稱始唐大歴中李栖筠刺是州嘗增學廬至宋郡城東南復有故夫子廟景祐初范文正公嘆其隘陋始遷扵錢氏南園之巽隅而公之子恭獻公復加

闕焉今廟學是也夫其肇基之高且廣若此顧獨有所
弗稱者葢鄰垣一方其地廣袤凡若干畒故亦為錢氏
園由宋及元屢易業主而卒歸于甯氏先後之守臣無
慮百數十人豈無欲拓其地而南焉者然皆不可以力
得也至正間守臣六十閭以學㢑之義貿其地扵甯氏
之孫開得三之一而亦不能以利盡得也入國朝來蘇
為畿内大郡地闢物夥守臣之選難其人洪武五年國
子祭酒江夏魏公以正學碩德出守兹土政脩令行人敬

以愛明年又修廟學而宏博壯麗寔踰舊貫未幾而開
盡以其地所存三之二歸焉公曰是有待也而在余哉
因命教授宣城貢穎之繪圖而經營之而郡人士皆願
出私錢以助乃通道自靈星門以極於南城之陰而故
有洗馬池適當其前又有狀元畫錦兩坊適拱其左右
於是來文廟之道於洗馬池南而架梁以入其道南北
之半故又有假山山之陰有池曰來秀其水自太湖來
入南城之池宛焉以注來秀自來秀南流則滙之洗馬

而止其北流則歸之學之𩔖池而止於是又即來秀池南闢假山遺址而為之外門焉至是而廟也學也出入之道殊矣故入其門則循池之東以趨於廟出其門則折而西又折而北為渠渠上者再以達泮池之梁而趨於學於以示神人之不可褻也如此廟學之告成也翰林侍講學士太子賛善金華宋公濂既為之記而顏之以為此一區孔子南面之地也范公所未得為者也今魏公乃得為之盖始終幾三百年而廟學大備有不可

不特書者爰以狀使彝記之彝也多病學日荒落曷以書公之績然辭之而弗獲也乃記之曰洪武六年十月某日新作孔子廟南門十一月某日孔子廟南門成或曰春秋之新作南門特書也此其例歟曰春秋之作舉一世而復之正以其書法而書不正者焉斯美辭也孔子王號國家既特存之則作門也而擬諸王者焉禮也公得以欽承天子之詔焉敬也故曰吾之書美辭也噫此所以為公之績也歟此公之績所以特書之而有取

於春秋之法也歟公者其字杞山武昌之蒲圻人世之學者皆稱之蒲圻先生云

順理齋記

吴郡自昔衣冠之所萃入國朝其郡人若宋節幹顔公若湯師言龔子敬兩先生及禮部于公其寓止若所南鄭先生若虞文靖公黄文獻公太常柳公皆卓然師表一世故其學者知務經術為文章必要諸理其後湘東李一初先生亦寓於是學者又出其門焉尹君伯章吴

人者蓋甞接聞諸君子之流風而又及親炙黃公且甞與李先生游其所學概可知矣君他日語㪅曰吾章名而伯章字也且順理成章曰文吾故以順理名吾所居之齋而李先生甞為之記噫兵燹之餘記巳云亡而先生不可以復起矣予知先生者頗續為記㪅以愚且魯不敢當者乆之而終不敢以拂君之意也乃記之曰理出於一本始而流行於天地人三才故日月星辰之經緯與夫江河之流山岳之峙及夫父子之親君臣賓主

少長之事衣服飲食宫室之物皆三才自然之文也有聖人者出於是為之璣衡歴數以文其天之文為之疆界井田以文其地之文為之綱紀人倫制作禮樂以文其人之文而聖人亦何嘗任其私智而強為之哉亦惟順其理而已矣今其説具於六經君子講習於兹而有得於父師者宜亦審矣茍即其自然者以循而行之端自我爾又何假於余之空言也歟且是齋也君寔居之其學者又從君而學之夫既曰順理矣固宜相與講習

於茲而有所自得者又非余之所能言也余所以必為之記以書君於古之先達君子之後者俾來者知君之學之有自也

秘藥巢記

秘藥巢在吳郡干將坊之東者南陽韓君名奕字公望自其先以醫傳術着子母至宋靖康中隨駕渡南遂徙居吳至君若干傳而君之術益精君生年今三十又四目青且十餘年惟澹泊雅不喜走馬跡車塵間人往往

迎君以視疾其家者無虛日君百謝而不出且曰我目廢久負不宜出者三吾自分永棄不欲聞斯世事故不欲毉行人間一不宜出毉之術視人疾望爲之先而吾目廢矣二不宜出吾目既廢而吾心猶有不存端居以涵養吾職也三不宜出又曰吾負三不宜出然祖宗之術不可絶也養祭之道不可荒也吾惟藉吾藥以自諉而已乃消室干將坊之東以其所授受湖江間秘方大人小子婦女與疡毉諸科製善藥而廣列焉曰獨垂簾

坐戶内人抱疾來者輒訊而與之人以得君之藥為榮君之室僅尋尺許百藥莫充棟宇縷縷如鳩巢然君謂其友蜀郡王彜曰吾之室吾以為巢焉吾野人也宜巢巢野人居也雖然以野人而居野人之居然而在市之中吾懼夫市之人以為吾疑也吾曰君固欲以古道而淑夫市之人緇冠深衣不服今服非古轍弗履非古書弗讀巋然為鄒魯儒者吾方擬君若三代之民今居曰巢且居是秘藥于其間是又欲神農氏所味以療夫鼎

俎酣豢之徒以有巢所居而易夫雕墻峻宇之俗也吾將賀夫市之人之日趨於古也君欲名其室曰秘藥巢而彛為之記云

西野堂記

陽羨之山東涵震澤北瞰大江而天目諸峯又皆奔趨于其南獨西野一方湮之皆曠野居人自昔成聚有都曰臧林者儲氏世居之儲氏有曰惟賢字希聖仲曰惟德字希崇以春秋學自相師友先後為鄉貢進士鄉人

相與師之以其居陽羨西野而西野之人才且賢者莫或為儲氏先也皆指而相語曰是西野儲氏也於是儲氏之於西野雖不敢以專美其一鄉然西野以儲氏而聞于當時則鄉之人有不得不以為儲氏專美矣故又曰其所居堂曰西野之堂云今年春希崇領鄉薦為郡學教授來上京師而余與希崇遇余在昔固嘗識儲氏昆弟又聞有所謂西野堂者至是問余為之記焉夫自天下大亂凡城闕之號稱名都者其綺羅金碧歌舞之

地一旦乃鞠為烟草有過之者類皆躑躅於狐蹤兔跡之餘雖欲彷彿昔遊以求其孰為東歟孰為西歟而不可諜也然而四方之仕與商者苟其舟車之出於陽羨焉有矯首而西望者則惟見夫夕陽晻曖之地油油然峯峯然皆桑柘麻麥也而鳴雞吠犬方相聞於炊烟之間歸農倦樵且休息於灌木之下以儲氏西野之堂在乎是也夫豈人力之所能致哉抑天以是而私希崇使希崇優游於干戈之間以大肆其力於春秋也若徒樂

夫岩栖谷飲以終身斯堂而已者此畸人狷士之所為也希崇豈其然歟

瞻松亭記

范文正公之故宅在吴城中今為文正書院公手植松二猶存也公之十世孫天章居書院旁搆亭以瞻二松因名其亭曰瞻松云天章數徵彜文以為記㸔辭之而弗獲也乃退而思之夫松也物於物者也而天章瞻焉殆將托是以思其先公也歟彜竊嘗讀公遺書而觀公

平生之槩焉公之叅大政帥西陲也寔為宋臯夔呂召當時之人以儗公斯四臣者而天下後世信之無異辭故雖野夫市人咸能道公姓名有不及見公之嘆而公也不可作矣嗚呼公生當時與今之人匪同世而今之人也小人歟媿之君子歟慕之由公而至今幾四百年矣幾四百年如並時而同世者吾固知公之平生於萬世一日也而況于公之子孫乎固宜乎其瞻公之松也今夫松之有明堂總章之材也而公似之有旁敷丕覆

暍者所仰焉以息之蔭也而公似之有繁霜苦雪特立
弗摧之操也而公似之則公之所以振厲夫千萬世者
在是矣天章之瞻之也果出此也則夫其一舉目之間
洋洋乎而來者固皆公之平生而天下後世所當法也
豈徒然哉然公之平生則無一而不可為天下後世法
者而其躍然於天下後世之人心者無時而不然也顧
何待於耳目之間葢不期於斯松之瞻而自不能不瞻
矣則凡其見於耳目之間皆是松若也是則天章之瞻

松非瞻松也蓋所以瞻公而孜孜孝焉以求無媿乎為公之子孫不然松何地無哉

石磵書堂記

吴多佳山水然郡郭中無長林大麓其地平衍為萬屋所鱗聚而車驅馬馳之聲相閧乃有即其一區之隙而居焉者若采蓮里之俞氏園而已俞氏其先汴人宋靖康中有以避地來者愛洞庭七十二峯於吴之山為寂秀因卜築於林屋之甪里其後有徙居玆園者在嘉禧

淳祐間號為巨室中罹變故雖屢易地主而其曰俞氏園者則自若也至正壬辰有伯溫者始復其故地二畝餘築而為屋四楹中祠其先君子石磵先生像而左庋先生所述易會要百有四十卷集說三十六卷右庋所註陰符經參同契若干卷先生之門人王清獻公都中為大書其楣曰石磵書堂云始先生生宋季年以經義有聲場屋間以科第起家而吴內附山林之士往往謳歌而興以為一日之用先生乃惟家居讀易而玩象觀

理著書以自見彛嘗升堂拜先生遺像則見夫深衣大帶拱焉以立如所謂三代之民者於是益有慕乎先生而有後時之歎然猶幸先生之書猶存也且俞氏自渡江來幾及二百年諸書之傳非一世矣而仕皆不大顯至先生學高道懋猶以約終其身意必有鬱於前而發于後者而伯温顧亦潛德以老然子立焉是能力學以發揮其先大父者夫易之道貞則復元先生貞矣立其復元者哉先生諱琰字玉吾伯温字子毓立字有立

抱玄齋記

老子言玄以明天人至妙之理而其所以自處者常超然出乎萬物之表而辱與榮咸不與焉是可謂優於玄者矣揚子雲即其緒餘擬易作太玄經而乃委身於新莽以為後來所誚是不惟不知玄且不知老矣蓋老子清虛無欲之士代之隱者宗焉子雲以新莽氏獨惜乎其不隱也句吴有隱者曰吴伯善甫善製墨因名其所居齋曰抱玄蓋以玄在萬物中物皆有之墨其一物耳

乃獨純乎其色備乎其道故抱焉以自處以為君子之所需也而君則自為有足為人道重者君在昔至正丙申淮兵入吴君之兄病癈者十五六年至是家人悉散去而君獨侍其側兵踰垣刺君君脫之乃負兄以出甫及門復有兵數十輩交刺君至三十餘鎗君仆且死兄亦死久而君復蘇者天誘其衷以旌其義者蓋君於是時知有兄耳死與生不暇計也故其大義伸倉卒中有足為人道重如此今而退然不為世用頎乃隱居西郊

製墨以自食其力且將終其身焉固若有取於老子所謂知白守黑云者而其向之與凡同死者至今猶凛然也其視夫子雲以玄自詭義不義何其遠哉吾故曰君非徒隱者也義士也抑吾聞之君賣墨吳市中不貳價自學士大夫至於童丱小子皆知君姓名凡書字必以君墨然今大山長谷之間豈無有大儒先生執春秋筆書莽大夫者其所試墨如欲出於義士之手則必訪君而求之庶不汚其直筆云

泉之為州接三吴而連二廣其地恒燠累歲未嘗見雪

映雪軒記

一孫惟善者州人也而游於吴嘗築室婁江之上為小軒讀書其間再經大寒而再見雪惟善方展卷夜誦且有以滌神澡慮而忘客千里外也其鄰友晋昌唐本初沛國朱孟東漢中趙用晦勇聞兄弟是夕過焉以為在昔孫康氏嘗讀書映雪而惟善同姓也今又若是故題其軒曰映雪而請余為文以記之余前年客吴城之鶴

市市南隙地數十畝一望皆青草故自春至冬惟一色余是夜卧館内有颯爾響窸㣿若萬松子相騰擲聲而余之室煜然以煇乃啓户視之大雪且滿目野鸖數十自相和鳴寒風復颼飀起而余之神欲飛以去因出户外行空闊間一再匝俯仰四顧若有以見天地之全而余之心有廓然焉者意是夕即惟善讀書時也獨惜余不得與惟善鄰相往返以相語也然是軒所見且聞者當不異是而其心廓然焉者亦不異是也惟善他日必

歸其鄉以是而語其鄉之人必相與大息而曰是夕也吾未之見也於此凝而思之其必有廓然乎其心者哉是為記

菊鄰記

凡天下之物莫不有鄰日與月為鄰江與海為鄰河與淮濟為鄰泰山與嵩華為鄰麟鳳自相為鄰而龍與雲為鄰其於人也亦必有鄰而鄰非止於比屋而已也故孔子與七十子鄰蓋嘗曰德不孤必有鄰若堯舜之為

君也與其臣皐䕫稷契之徒為鄰故曰臣哉鄰哉然而有高世而無鄰者則天子所不臣諸侯所不友若伯夷叔齊與凡隱逸者是已今而草木之華皆發於春菊有黄花視諸草木不華而獨花此所以為花之隱逸者而不與他草木鄰乃求夫人之隱逸若陶公者鄰也吴人王本中氏攻詩以隱性好蒔菊謂其善制頽齡特有資於醫也人有過其所居者見四鄰皆菊曰王氏以菊為鄰也或曰不然菊以王氏為鄰盖王氏非膠然曰菊

吾之鄰而菊自不能不與王氏鄰也暨陽王先生原吉為題其所居曰菊鄰是固以為菊願與王氏鄰而王氏真菊之鄰也雖然菊花之隱逸而王氏之隱逸則其性一也王氏欲與菊為乎菊欲與王氏鄰乎必有能辯之者

新陽農舍記

婁江縣吴婁門東流出崑山城以入于海城東五里許有分而南流者新陽江盖别為婁江之支江之濆土田

沃衍潮汐不甚鹹苦農往往㽉竹固岸下候其羸縮旱
而疏焉潦而塞焉故稼穡雖凶年然亦有秋友人傅君
次泉居而耕之有田若干畝可卒歲以其地什之一藝
麻麥桑苧菜果而為屋其間間之四楹足以燕妻子業
詩書栖耒耜耘穫之物取其勝者江流環舍舍外之木
既老彌秀且閑門外無車馬焉唯鳥雀鳴且啄水聲潺
潺然來風葉相和以響仰而視之山入窓牖中翠寒緑
縈聳然在白日下或稍稍有雨氣鬱然而為雲吾意君

自與東西家相語以外王内聖之道無與語此山在目蓋天下士矣初君居崑山今徙於兹余固未一造焉今而問之耕者曰傅先生安在曰有傅氏而農者此其居也而君亦題其居曰新陽農舍云夫農君子所小吾知君蓋識其大者而農乃其寄耳雖然古之名臣與世之王者其亦有農矣哉

櫟齋記

天之生材蓋未嘗有無所用者惟其有所用也而始得

以為材然而有無所用者豈天固棄之以非材也歟天既棄之以非材而何其生於此也今而生之於此則固以為材矣而終無所用是天之生材亦未嘗皆有所用也而世之人方以其有所用者而誚夫無所用者之非材又以其無所用者而誚夫有所用者之徒斃其材而不知天之生材固未嘗以此而廢彼也彭君仁甫以樗名其燕居之齋或曰君取其材之無所用有以自況也或曰君以其有所用者而藏之於是也吾觀君之為人

年高而有道不屑於世用而將以自全其天也而彼皆取其有所用者而於其無所用者則弗之取也而吾則取之焉非固取之也吾葢以合其天而已故謂君自況其無所用者棄天者也謂君藏其有所用者咈天者也櫟木之寂壽者也彭祖以之顯不為伊傅隱不為巢由而其壽至於八百此能自全其天者君而自全其天安知其不有以似之也余故為之記以期君之壽於無窮焉

服記

嬀蜼子為閒居之服有冠有巾有衫有裳有帶凡五両屨一焉冠以布為質而髹以漆廣五寸高二寸五分頂中央衺如其高左右漸殺至兩端衺各二寸即其高而四分之其一在下為武其三在上疊為三成下成衡著武兩成上皆為衡左右皆各為從迭冒之而從之末著武前後皆然乃穴其兩旁以竹為笄而簪焉漢獻帝時益州刺史張扶嘗畫古聖賢像有曾子故倣其所著冠

如此漢世近古當有傳者盖前三成以三乘之得九為乾後三成倍之得六為坤而前後各三成為六然子不知曾子所 脈果何如也乃若尺寸損益在今頗以義起廣五寸者倍之得十十與五為河圖中數以五乘十得五十為大衍數髙二寸五分倍之亦得五十頂左右各二寸者合之為兩偶而中央二寸五分者特為竒云巾用黑繒方一尺捺其兩旁各二寸五分疊向内得五寸廣衡 其中而反所捺兩旁之四角向外斜出之仍中

紕衡縫處裹髻於中餘使覆頂前後製帶一廣一寸長五尺自髻後繞向前為結復以所餘繞向復至腦之兩旁繞而垂之復有巾者不闕則以裹髻若古纚最耳方一尺為太乙拚兩旁為兩儀斜出四角為四象帶五尺者大衍數而三結者徑一圍三衣以布阿合幅中紕而前後垂之自有至膝後幅斜讓前幅使闊且長前幅裁其肩兩間各三寸以容領領闊二寸長與幅等而左右之掩為袵復幅縫合之為督復即前後幅兩旁當脇下

裁入三寸許為袼又斜裁向下有不足者别以布續之而如其勢又别以布兩幅綴前後袼為袂又别以布闊一尺續為袪自袼之本曲裁向袪如魚腹狀而袪之口闊一尺二寸縫合之却循袂而袼極於左右齊焉裳以布六全幅為之闊狹自左端三之一斜裁至右端三之二狹者居上闊者居下縫合如帷别以布為腰而服之長至約上而不見膚帶以黒繒複為之闊二寸圍自腰後而結於其前為兩紐垂其餘以為紳其末在衣裳齊

之間屨以麻為細繩經緯而捆之其首綴繩四寸狀若弓衣為絇其跟以繩二尺許中詘而綴之為纂而纂自跟循足兩旁以貫穿於絇之間此皆考求古制而斟酌之以自便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今之人而服之也其可不自古其人也歟洪武五年春三月嬀蜼子記

嬀蜼子既作此記或者病焉有謂今人而不服今之服為得罪有司者謂今天子嘗賜之織幣而不製以為衣為隱君之賜者蓋嬀蜼子初未嘗仕布

衣也而服斯服也將服之以入麋鹿之羣焉君之賜其可褻乎今之服其可賤乎嫣蜼子又書

清曠軒記

荆溪余叔敬自兵難以來負其母間關百憂而息肩嘉定雖其妻子之計日不暇給而為其母之養則常有餘君子以是知其能孝也嘉定是時有以義士聞者曰龔孟德氏為之買田築室于錢門塘上而叔敬居焉州大夫張侯聞而嘉之乃題其居曰清曠之軒夫所以清曠

云者高人韻士之所樂也是未見叔敬之所以能為孝者然自四方用武諸侯王驕且僭東西南北之交兵者不知其幾家而其宮室貨寶管絃歌舞之娛有自若也士於兵戈中有能脫臭腐而免創殘其父子妻子或完以存有不得不竊禄以為養者由是其一身之生死繫乎是即有變故則其家之人安所仰哉以叔敬家傾毋老而猶不冐苟仕其必有所見於此也有田十數畆雖薄且少然其身未老足以親稼穡子將壯足以力耒耜

古者盡地力之法猶可為也於是米麥茶筍以為飲食綿絹麻葛以為衣裳雞豚羔鴈以為甘旨忠信慈孝以為恒心叔敬盖無慕乎其外者方且母子相樂以終其未來之年視夫昔之王侯有不翅如浮雲萬變而其跡至是已茫然矣則所謂清曠者於以見叔敬之超然不為世累以能自力於孝也叔敬之子廸甞從余游而叔敬亦起余者故為之記以表異之云

蒙齋記

始彝居吳東練祁市覃懷張君子視寔來彝與之切磨問學期以古道相振厲而張君每嘆夫末學之趨人而人之知志乎古學者鮮也若欲勉彝以進修于斯彝竊自賀其得以友張君焉方是時彝遭家難迹之不涉吳者且七八年異日頗得詢張君吳之大人君子志乎古學為某某而張君亟稱韓君公望之為人且曰韓君識趣似古狂者以目青廢而今則收斂之功尤有加於昔矣彝又竊自賀其得以聞韓君焉自是張君一再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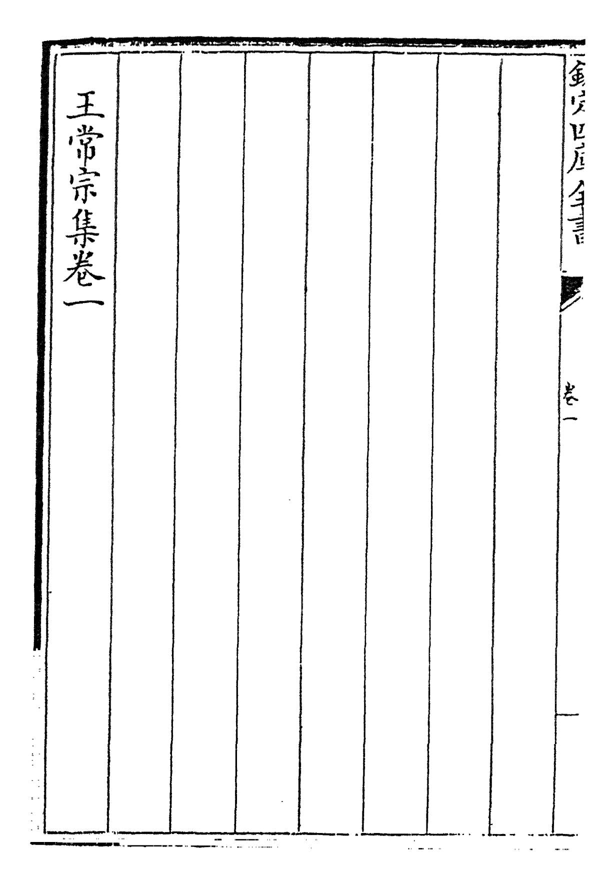
吾二人間而夔往之卷卷頗聞於君之耳而君於夔亦若欲取焉以相友者亡何君即世而夔始來吴首謁韓君至其家夔與君至是始相識盖恍乎其如覿張君也閒謂夔曰奕始目眚時嘗筮得蒙自謂吾目不可以復愈也而果不可愈噫今十年矣於是題吾所居之室曰蒙齋以自釋其蒙云既而徵夔為文以記之而夔亦弗能已於言也乃欲推而復于君曰知君者莫如張君知張君亦莫君若也今而張君已矣而是記乃不求之其

未没之日而以属之爕焉非有若張君之篤學懿行而何足以言蒙也且蒙取山下出泉之象寓在險而止之意居蒙昧未明之時有純一養蒙之道其見於先聖先師之言則已備矣爕雖有言亦君之所嘗聞者爾以言之君固已犯於再三則瀆之戒亦何足以言蒙也然嘗反而求諸張君之所稱道者矣謂君以目眚而將加其收斂之功也姑請以是而言之夫人之耳目口鼻其觸於物而動於心者皆然也而目為甚目在我也物之接

於遠近高下險夷有不期見而自見者而耳目口鼻又且各為之用矣君子有視聽言動之則而視之為首焉蓋視必以禮者目之則也目之不踰其則而視以其禮則其必有所養矣君之目雖眚而明猶存所以制夫物接之來以為一心之養者猶自若也然其要則非由於既物接之後而常本於未物接之先蓋必屏絕其衆妄之憧擾齋居乎一室之中戒謹恐懼以養其心之所未發者而不待其既發而禁之焉作聖之功夫豈必他求

而得之也𢑱也寘陋無似方自病其蒙之未擊者頗因

君而有聞焉



王常宗集卷一

王常宗集卷二

明 王彝 撰

序

蒲山牧唱序

右蒲圻魏公詩若干卷彝既敘次為若干卷題之曰蒲山牧唱者仍公初藁之所名也初公以元至正間韞經濟之業居蒲首山中而志有所待會兵難荐作乃出故山以擇真主而帝業則既已大建於江左矣於是振衣入

朝一見即被顯用以直筆居左史以禮典職奉常以忠言直玉堂以清節振風紀以善政典畿郡以正學輔春坊以碩德長成均大抵皆公前日山中所䋋之業也而又時而出之以見於文辭而以鳴國家之盛焉詩其一也嗟夫世之為詩者衆矣而足以鳴國家之盛者豈徒然哉公之詩則所以鳴國家之盛者也然而有其故盖公之為人所以成其學者方正而淵懿所以達其材者廓大而宏偉所以存其心者軒豁而洞達所以養其氣

者雄深而淳麗故其發而為詩也有含涵蓄積之量有蜿蜒旁礴之態有從龍上下澤潤萬物之化若蒲首山中之出雲者然蓋蒲首蒲圻之名山也蒲圻武昌之望縣也蒲圻為縣廬阜峙其東洞庭匯其西衡岳蟠其南岷山江流其北而蒲首寔屹立乎其中自昔號楚南勝處而公之生實得其山川之秀則宜乎其發而為詩者若此也歟今所叙次其作於山中者兵難以來所存則已無幾而作於朝廷者雖不甚具藁而猶多且富蓋亦

公山中所蘊之業之見於文辭者耳則初蒙之名顧可易歟公昔山居時元呂忠肅公得其詩以擬杜子美氏今求之集中信然

送沈亨伯之雲間序

吾家文中子嘗評六代文士之文咸有譏焉獨於陸機則曰文乎文乎夫文中子以王道自任出而為帝者用則足以太平一世禮樂有粲然者不用則退而續經以傳方來士衡文士爾蓋非有經世之文也文中子顧取

之若此吾嘗疑之及讀士衡所著辨亡論見其所謂彼
此之位殊受任之才異者然後知文中子不徒稱美其
文而固有所感於茲也當隋之大業取陳以一天下也
文中子嘗以策獻闕下以不見用而去然而隋之政如
彼也文中子之道如此也至是隋之為隋蓋有逆知其
將來者其於辨亡論之言能不有所感哉東陽沈亨伯
孝友而好文吾因忘其年之少與長而以為友而亨伯
於余不啻若師友也今將卜居雲間雲間士衡之鄉邦

也烝嘗在焉亨伯宜謁於其祠且以吾之斯言而告諸其鄉之人其必有同吾文中子所感者而吾之言為不漠然也已

聚英圖序

洪武三年秋七月余既得旨賜白金名幣歸養蘇之嘉定而卧病國子學不能趨拜闕下乃拖紳受焉是日嘉定周孟容自容邸來候余疾曰先生之貌則臞先生之神固腴也先生之病則窮先生之道固通也小子不敏

鶴嘗圖先生緇冠深衣而垂紳閶然有千載之思焉在
前數年時以是卜先生行藏今歸蓋叶所圖者惟先生
為文以贈我既數日余昇疾東歸弗果為會孟容亦還
復仲前請且曰小子嘗圖當世知名之士今既盈笥乃
聚而裝潢為帙得先生文則以冠帙之首余觀帙中有
自號鐵崖先生者是為會稽楊廉夫其為人若秋潭老
蛟怪觀巽顙目光有稜其狡獪變化發諸胸中則千奇
萬詭動成文章孟容所寫蓋得其混跡斯世與時低昂

為文場滑稽之雄可謂善知鐵崖者有王翰林子兾充者其文章與宋景濂先生相上下而同在太史氏天下以王宋並稱翰林年未五十而鬚髮俱白目朗而眉秀順豐而準直其形若霜晨野鶴矯抗無媚容孟容所寫蓋併得峭直之性峻潔之文可謂善知翰林者又有張孟兼者年甫出三十而少余二歲余寂與之相知今官禮部有能名其為人眉疎顴聳目長而清口角拱而善辨孟容所寫望而知其為俊才也其他公卿大夫又若

千人孟容又皆隨其人之崇卑顯晦進退出處而圖之余雖有識有不識者皆可即是而得之目中焉於是盛世知名之士班班焉有可考者余故為名其帙曰聚英圖而序之然余惟列前三人而論焉蓋鐵崖吾為之論定於其既往孟無吾為之期望於其方來而於翰林特云然者使人知文章名家自有所在也而帙中顧獨無宋先生先生嘗見王翰林像而欲挽致孟容孟容曰吾方理歸裝心已東鶩懼不能得先生之神全也蓋化工

生人傳神者其胸中與化工相融會則下筆而各得其神今人傳神惟得其貌而已宜其與人神大相遠也孟容可謂得其神者矣孟容持此帙之京師介吾斯言謁宋先生而圖其像以為窮鄉下邑之觀瞻則區區之願也是年冬十一月

送李道士序

世有老子書者或曰與易相表裏或曰孔子曰老子其猶龍乎夫易六十有四卦而乾為之首乾之六爻龍以

為象或潛焉躍焉見且飛焉而或至於亢者時而已老子生周之季世見時之不可為也曰潛其吾之時乎故退以為進亡以為存卒潛而不見是得易三百八十四爻之一而為龍之潛者也孔子則時而潛時而躍且飛時而幾乎亢則止其進退存亡與易為無窮而龍之變化俱焉吾故曰孔子其猶龍乎老子潛龍也雖然世則有孔子矣世之不可為者孔子其為之矣接輿沮溺晨門荷蓧皆其潛也老子其潛之尤者哉潛固為老子之

時也李𤣥遭世亂學老子之道自吴門游淅之東將尋深山窮谷而潛其身𤣥也其終潛也歟

送張容自松江復歸桐廬省所生父序

自天下分裂人不得返其鄉土死有遺哀者多焉今四方既定而張生乃得歸桐廬省所生父湯翁蓋不相見者十有餘年至是復相見始生奉翁命出後其鄉友張君從君避兵松江今而張君歿翁謂湯自有子張之義嘗為後生乃復來松江已而復歸省焉張君世所謂扣

笛山人者余友也余故以贈生曰死者不可忘生者尤不可已也生聞其言而泣焉何也生固以為死者不可忘生者尤不可已也嗚呼生之心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

贈李崇德序

適齊魯者必求其縉紳之儒帀燕趙者必求其豪傑之士乃若見吳人而擇其禮讓之風遇楚人而增其騷怨之思乃行乎周秦漢唐之故墟則又必求其人而詢其

當時之人才而治亂所繫每至於悲吟憤悱而不能已者盖各有所感然也余自少遨遊東南因讀書天台山中方是時余忠宣公僉憲東浙而余以弟子員拜公於其庭公曰我在昔亦廬江一弟子員耳自少即知慕周瑜陶侃之為人而至於今也若等庶採此志哉視公之容若愀然而有所感者而吾猶不知其然也其後兵至四方公之守安慶者七年孤城無援而不以動卒至於竭忠以死斯人也非獨為廬江之榮而百年間固不

可以槩見者余於是知公昔年之所感者在於此也嗟夫為公瑾者固有關於吳之重輕而士行亦晉之所以存亡者而公則在今天下其大義所著亦一代之所繫以盛衰者是則廬江之人古今蓋同然也余于公安得不重有所感歟余嘗欲書公平生以待太史之擇而知公者恨不多也余又安得不重有所感歟會稽陳某為余言有李崇德者廬江人也其為人究古今知治亂磊落慷慨然不以自耀寄跡於醫蓋奇士也今則居南都

焉吾子苟為文以遺之其必有復於吾子者而吾子之所感者庶乎其有以發之也雖然余也識公於廿年之前而信公于廿年之後夫以廿年之間盛衰治亂之相仍其倚伏變化固亦已屢矣而余於公尤獨有所感焉者雖余亦不知余之為何如也然則若李君者其必有以發余之所感矣乎

送張侯詩序

去年秋爕始還嘉定既至則驚而顧喜而復感且幸焉

先是聞松江有以其鄉兵為姑蘇援者其徒或蔓延嘉定而今既已平矣余意嘉定是時且無噍類及還而彛之家完然以存州之人民益以蕃庶問誰為之而得以至是則皆曰吾州守張侯字孟循者是也在夏四月侯方坐堂上而松江人以其徒荷戈而來侯叱之曰若等非病子則狂童也今姑蘇亡在旦暮尚誰援哉於是皆舁侯往松江侯又以是叱其為首者越二日師至遂平松江侯上謁其將軍曰嘉定非叛我者弄兵自松江耳

欲以其餘生贖嘉定數十萬人命侯乃以將軍令還嘉定縛為松江之徒者數人而為撽告州人俾無他虞故至於今城郭能若是也爕以是知侯有功於其州之人甚大明年提刑使者羅織侯罪狀侯吐語慷慨終始一弗動至是乃棄官而歸其鄉爕以是知侯之心雖屢遭難而不變者又甚堅也州人曹貞集其大夫士詩若干首以待觀民風者之有考於斯也而俾爕序之夫活人而不有其功仁也誣之而不改其守強也至位而無所

喜去位而無所慍有道者也若其某政某政之善且公也槩可見矣觀民風者有能以㬥之斯言而上聞焉其於王家知人之明庶其少補也哉

衍師文藳序

至正閒余被圍吳之北郭渤海髙君啓介休王君行潯陽張君羽郯郡徐君賁日夕相嬉遊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師其為古歌詩往往與髙徐數君相上下是時余所居鸖市聚首輙啜茗坐樹下哦詩論文以為

樂顧雖禍福死生榮瘁之機乎其前亦有所不問者師儒林之出也而託跡於浮屠之閒余故不以浮屠待師而師亦不自待以為浮屠而已也

送浮屠祖默詩序

夫浮屠者於其師自言其道也而譯之以中國之文然中國之文非徒文也道在焉而已祖默以浮屠而求余文余之道與浮屠不類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在易書詩春秋者羣聖人之文也文至

是考之千萬世而凖矣浮屠與吾人同則其目與吾目同也取而觀之可也吾之說有所謂太極者弗離於陰陽弗離於陰陽也原始要終以知死生而弗以其幻也人心道心有精一之功以執中也建中建極為斯人之歸也正家以王化先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也尊王室斥强𠋣以誅賞萬世也此易書詩春秋之旨而羣聖人之道也今浮屠為空之說則外陰陽而求其本初矣為死生輪迴之說則以為幻矣為覺之說則無假乎精一

之功矣女無家男無室則夫婦不必為之化先而皇極不建可以訓天下矣浮屠之師西教也其為率中國之父子昆弟靡然而由之則中國之人不必待中國之聖賢而惟西教是師矣然則為浮屠者易書詩春秋之文且不必有伏羲至於孔子羣聖人之道且不必行而然乃欲求余之文以出諸其徒而觀之余亦不能捨吾中國聖人之道易書詩春秋之文以為文也然方將適東南諸州而求其徒以師友之其徒有讀吾易書詩春秋

之文而知其說者豪傑之士也

送浦士文赴廣州詩序

蓋夫弧矢懸門丞見四方之志梯航通道爰觀百粵之風既遐邇以同塗豈華夷而殊化是宜褁糧以作振袂斯遊也今士文抱慷慨之才吐鏗鍧之語芳胄則崑岡倬秀脩名則婺水皆馨將發揮壯懷搜攬勝槩載斗酒以出祖秣馬吴門指江漢以問津揚帆楚裔式訪庾梅於嶺表仍尋堯韭於㶚濱則必有羊仙並迎蛋夫前導

者矣於是同袍羣餞别酧朋傾契夙擬於金蘭句新裁于珠玉余故即其首簡冠以序篇云爾

高季迪詩集序

高季迪詩集凡若干卷郯郡徐貢所編次而稽岳王彛題其帙曰高季迪詩集而為之序焉季迪嘗仕而顯矣當未仕時即以詩鳴世有稱其作者特以季迪而不以官季迪之詩不以仕而顯也盖季迪之言詩必曰漢魏晉唐之作者而尤悉詩道傾靡自晚唐以極於宋而復

振起然元之詩人亦頗沈酣於沙陲弓馬之風而詩之情益泯自迈而求之古作者獨以情而為詩今漢魏晉唐之作其詩具在以季廸之作比而觀焉有不知其孰為先後者矣嗟夫人之有喜怒愛惡哀懼之發者情也言而成章以宣其喜怒愛惡哀懼之情者詩也故情與詩一也何也情者詩之欲言而未言而詩者能言之情也然皆必有其節盖喜而無節則淫怒而無節則懥哀而無節則傷懼而無節則怛愛而無節則溺惡而無節則

亂古之聖賢君子知之其於喜怒愛惡哀懼之節所以求之其本初者至矣故不言則已言而出焉喜也而明良之歌作哀也而三子之歌作愛也而甘棠作怒也而卷伯作懼也而鴟鴞作皇矣之赫然又因其怒也而作蓋方是時天下有聞而鼓舞之者或矍焉以俱喜或勃焉以俱怒或悚焉以俱懼或惻焉以俱哀或憮焉以同其所愛惡若有使之然者此無他已與人同其情亦同其節則所以為之詩者非詩也天下之情之有節者

為之也夫以其有節者之情以為之詩而詩之節如此其至也匪聖賢君子其誰能與於斯哉故言詩而至於虞周之間君子以為後來者之無詩也然而甚矣孟子曰詩亡非詩亡也人之情不亡詩其可以亡乎葢詩云亡者情與詩無節則猶無情猶無詩也於是有得詩之情而復有其節者世雖漢魏也而猶有古作者之遺意焉世日遠而情日瀉詩亦日以趨下則斷自漢魏而後謂之古作者可也夫斷自漢魏而可謂之古作者則晉

宋及唐苟有得夫漢魏之情者焉謂之漢魏亦可也而世之作者乃欲即其無節之情以為之詩至併與其情而遺之而曰詩固如是然而漢魏晉唐之作者不爾也吾固觀夫季廸之詩而不敢以為季廸之詩且以為漢魏晉唐作者之詩也季廸名啓季廸其字也其先渤海今為蘇州人生元末不仕國朝以儒士與脩元史尋入內府教胄子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已而擢為戶部侍郎辭不拜有旨賜歸其鄉云

送彭杞序

江淮之間有友焉曰丘先莊曰孫希萬而彭杞者孫丘友也自張氏據姑蘇江淮之人以親戚鄉里故皆莫不負父母提妻子來求一日之禄丘與孫不為也而彭亦不為也張亡先時之為禄者亦隨以俱虜丘與孫自若也而彭亦自若也余初不識彭至是始識之為其孫丘友也視之若孫丘然今孫丘俱以秀才起家為侍從彭方賣藥四方其出處始異然孫丘於彭又安知無抬隱

之作也

美張彥和詩序

醫之道由帝鴻氏而下作述不一其人至近世劉河間張戴人曲暢其旨勒為成書則尤簡易明白于時宋金列土並國二人之道北而未南皇元既一四海茲道雖駸駸乎南而狃於所集者政不無也嘉定縣居東南之陬乃有業醫而遠宗二人者聲教自北而南可即是而窺矣若張彥和是也彥和醫士一旦企二人之道讀其

書而有所嗜焉有嬰疾者造彥和所或迓彥和於家即以是學而措之百不失一咸稱之嘖嘖然草堂鄭君謂余曰往歲吾疾更吾生者彥和今又吾室人疾更其生又彥和惟餌藥而一無所償大夫士詩以美之吾集而昇焉子以為何如余謂彥和療人於艱難之秋草堂鼎德於貨利之外皆義也何說之為然彥和氏曰張字曰和業曰醫於䖏人不能必其所出之戚疏所志之高下所得之淺深而業曰同氏字曰同固將于其同而不于

其異也且戴人河間之出當北南未一而生扵北欲求東南之陬企其道如彦和者無有也彦和南産乃企其道扵北之人盖必有故矣余是以有自北而南之説然則草堂之集是詩不獨畀彦和尤可陳之觀民風者焉

送國子周衍觀省還國學序

天下有言之必至扵是而止者天下之人皆莫不曰然至扵萬世亦莫不曰然故舉天下皆水也皆山也有人焉舉産也目未睹泰華也與之言天下之山必至扵泰

華而止朔之人跡不涉東海也而凡言天下之水必至於東海而止是泰華也東海也言之天下而無不曰然也至於言天下之羽毛鱗介也靈必至於龜神必至於龍瑞必至於鳳麟而止言之天下而莫不曰然又至於言天下之草木必皆至於徂徠之松新甫之柏而止而天下亦莫不曰然又至於言天下之所寶者金曰南金璧曰和璧而珠必曰夜光而止言之至於是而天下無或有不然者又至於言天下之器於尊彝必曰禹湯也于

衣冠必曰衮冕也弓曰繁弱而刀與劍則必曰干將也莫邪也言之至於是而天下亦皆曰然至於言天下之技也射至羿而止工至般而止奕至秋而止御至王良造父而止若毉巫至陽咸和緩盧扁之徒而止而天下無不曰然今天下之勢舉海内外以為家凡天下之人而言夫此州也彼州也其城闕宫室壯且麗亦必至於京師而止故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言天下之人之所趨而必至於是者也然而有國學焉又帝王教天下之

士而天下之士之所趨而止焉者非孔子之道弗由也非孔子之書弗讀也故其言天下帝王孝至於舜而止仁至於堯而止有道而無為至羲農軒轅而止去暴安人至湯與武而止凡其當時之臣有功天下者以言平水土也至禹而止稼穡至稷而止禮樂至夔伯益而止刑也至臯陶而止自任天下之重在商伊尹在周周公必至是二人者而止至孔子而述以為易書詩春秋而天下言集羣聖人之成者必至於孔子而止蓋天下之

言孔子者不惟天下言之而且千百萬世共言之而無有不然者而況於京師乎況於國學乎宜其言之必至於是而止也崑山周衍學于國學者有年矣今而歸省崑山又將還國學而卒業焉繄固欲其學之必至於孔子之道而止也故以凡天下之所有者而皆莫不要其所止而以孔子之道終焉書之以贈

送林緊正覲省復還朝詩序

洪武七年春三月丁卯朔繄正林以義既得旨省其父

蘇州陛辭上謂以義在父前當如兒時以義以楚萊子斑衣事對稱旨以義至其家宣上德意其父拜手稽首感激倍萬而以義懽欣鼓舞果能如在兒時踰月以義還朝郡守蒲圻魏公首賦詩為贈一時大夫士和者至若干人得詩若干什稽岳王夔序之曰聖王愛民如子事天地如父母故能有人之父母之心又能有人子孝其父母之心也今皇帝之事天地宗廟也極誠盡敬無乎不至以是知天下之人之孝其父母者宜亦若是盬

正執藝以事上是行也天語乃及是焉非私釐正也欲其赤子之孝其父母者皆必若是皇帝所以為億兆人之天地父母也先是有旨下郡縣行鄉飲酒禮六年魏公行於郡學有周老人百有十歲楊老人九十有三歲林老人寔釐正父九十有二歲今年春鄉飲酒而三老人尚無恙豈天地父母之恩獨厚於蘇歟且林老人者今年九十有三有五丈夫二女子子而其子復有子有孫老人至是形神不衰生受其養而釐正又加榮焉豈

天地父母之恩又特厚林老人歟魏公賦詩不獨為林老人父子於以詠歌我國家天地父母之恩寔自蘇始則是詩也固亦與行葦之雅並傳也哉其年夏四月庚子序

送東傳師住天平白雲寺序

佛寺莫盛於浙之東西蘇為浙西名郡其樓殿所存亡慮千百區以山水之秀而著者皆是也而又加以前人之所題詠在唐若韋應物張謎孫白樂天孟東野張承

吉陸魯望皮日休者固未可勝數也惟虎丘靈岩出扵伯業既去之後雖其人跡盡山水蕭條猶足以想見其萬一者則人為覽今弔古者之所喜遊而樂道之也天平在蘇城之西與靈岩鄰而其山特髙以起為衆山所環揖固已擅其山水之秀而白雲寺又范公托足以守其先公之墓且即而祠焉盖公為宋之臯夔伊吕三代而下所不數見者也且其孝思所在固有昭然而若新者矣彼伯業之殘題詠之細又不足多也公之裔孫有

爲浮屠師曰良公者住杭之靈隠寺爲名浮屠於是主教者即以其徒曰教字東傳主白雲以守先墓東傳以能詩有聲江湖間且有卓行吾固以賀白雲之得其人與良公之得其徒而文正之所望於後人者又在是也東傳之行也諸大夫士請即其山水之秀分題凡十有二而各賦詩以送之天平山水之秀固將因是詠歌而躍然於目之前於以寓其所懐於無窮也然余數夢遊山中拜文正之儀容既覺而霑襟焉則余之有懐於兹

者其有窮也耶其不有窮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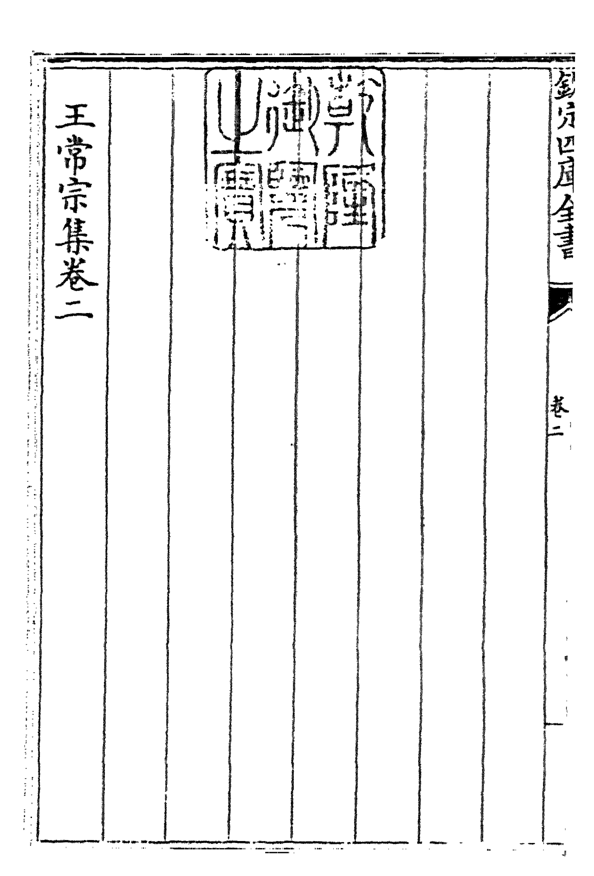
送吉無咎之延安序

余忝作有老先生者暨徐逸人槃同謁余題養堂上曰無咎之行也將有言以贈之惟先生言不妄出且有文在史氏可傳信宜贈既而方氏兄弟曰嗣宗曰槃者復來亦以為請余以為無咎之斯行也亦有虞乎否也老先生曰無咎之母老矣始無咎自嘉定如京師輙行役壽州復從守將開軍府於延安距嘉定萬里而遠母子

不蚤暮見吾意無咎斯時其情為何如頃無咎以軍事自延安赴京師得東歸覲省其情又何如今無咎行且辭其母復之延安其情又何如吾用是為無咎虞也余曰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於四方上下以無咎家居姓名不出百里頋雖日夜弄雛母側視飲馬河洛據鞍覽終南嵩華之勝於是發揚其志氣建功名萬里外使天下後世知其為誰氏子果孰大孰細哉以無咎披枯竹斷葦與鄉里迂生搽一曲之説妄論古人陳迹視身

涉周秦漢唐之故都弔古明王哲臣豪傑之士而詢其父老若親見之又孰勝孰負也況無咎之室人能順母安焉有子能讀書知孝且弟母樂焉無咎雖去家萬里何慊乎嗣宗曰壯哉斯言請以為無咎贈余曰未也自天下變故盜名字蠭起西北之人往往棄詩書事戰闘國家既戡定其土思所以為治教者於是以羣進士牧焉而東南産於嘉定特拔其三人有金文徵者嘗學先君子有黄琮者余妻弟也金同知鄜州黄知鄜之中

部縣鄜延安屬州也有徐奐者與余尤相知亦為環縣丞皆受約束於軍府無咎至問經術於三君三君亦問無咎以疏通之政且時循鄉里好諸君皆有親康強他日尚先後歸榮其鄉而交拜堂上余雖閉門讀書不暇出入然聞其歸亦將持酒肴候至門外問無恙也老先生者四明陳尚吉也



王常宗集卷二